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

長安鄆 振鐸西 統諸子表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劉良 李元善 呂向

註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俊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翰同善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善曰尚書王曰

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銑曰革改

馬

也湯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國春秋征伐則曰脩虞

各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祀燕祭齊廟善曰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

不忍也故三王五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

為後愚廢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誠仁聖所哀悼而

之義善曰論語繼絕世左傳晉隨武子曰柔服德也

封杞宋是繼絕也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

一時並五臣作普祀善曰漢書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

襄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趙及魏公子二

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良曰諸絕祚謂諸公

子絕祀若皆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將以位嘗侔尊

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善曰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

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銑曰侔侔也言項羽嘗與高祖侔

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

與疾顛謂羽卒起空亡殘戮之尸乃以公金葬善曰漢書

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若使羽位承前緒世

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許規切

有後可冀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伏

惟大晉應天順民工人臣武成止戈善曰禮含文嘉曰

天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

善曰書曰織皮岷嶠折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

蜀二王館與相連

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

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

洋之美

善作義未足以喻善曰論語與滅國繼絕世

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衆成之美不足比也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

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有進取懷金侯服佩青

千里

善曰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漢書凡二千石以銀印青綬

摩常東觀漢記揚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向曰

孫氏謂皓子弟也作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有爲諸侯佩晉印綬也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洛曰過望臣

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善曰

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良曰自葉流根頭

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鷓鴣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子喻皓也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善同

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繡戶言此恩惠深也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善曰

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

人濟神器於甄井善曰吳志堅屯梁東爲卓軍所攻

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初堅入洛軍

城南甄官井上母曰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沒堅命人浚

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首真銑司善注威震羣

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善曰吳志孫

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相王向日羣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諡曰長沙相王承

業謂承招百越之士奮鷹鳥揚之勢善曰漢書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

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鳥揚濟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

貌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

著善曰吳志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良曰時漢帝都許大

功雖則不終至極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

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

三葉園陵殘於新采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關吳謂為吳主

也三葉謂堅策權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

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申也故舉勞則力

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

坐則異世五臣作代已輕向曰言論功勞則宜効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

漢魏之時征伐不為晉也若緣孫皓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

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云靈則人望克厭誰不

曰宜濟曰裁淺表明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二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二君私

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

四時修護五臣作積毀掃除坐龍永以為常良曰

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善曰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

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亮言曰監令不同蓋相類 餘同善注

臣亮言臣五臣無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

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

求食而已善曰中州為洛陽使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

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

就有道 孔安國尚書序逃難解散 銑曰固陋小也檢操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善曰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向曰時福謂蒙

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

既五臣無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善曰何法盛晉書

故申婚姻 中宗甥亮妹為皇太子妃史記豫雍曰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左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勳力

同心申之以婚姻 向曰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

濯纓沐浴玄風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濟曰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教言遂因親寵重厚非常之

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教

頻繁省闈出惣六軍善曰 何法盛晉書王敦表亮為

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 良曰頻數繁多也省闈

出惣六軍謂為王敦中領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

言爵祿越 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

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守知止不

有與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 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

則災害生止足之分臣將宜守之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

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善曰先帝元帝也禮曰夫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 向曰謗

穢明朝以此事聞徹而元帝崩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

政維新善曰 臧榮緒晉書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 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

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五臣 善曰 尚書庶事康哉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而 良曰庶寮寮官咸皆允信也至公無私也而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善又有臣領 則示天下

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善曰王隱晉書 明穆皇后使

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善曰老子曰太上天下知有之 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善曰 孫盛晉陽春秋庾亮明穆皇 后兄也 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 理是示天下私情也 何者自發問之辭

之君也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春 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 謂兄弟中表內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 妾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 私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

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

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

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善曰西征賦曰窺七貴於漢 庭七族謂呂雉上官趙下傳 王也東京六姓章德靈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相思靈后順 烈梁后靈思何后 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 族以為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 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云言此諸黨 以才平進者則决少敗而今盡敗 者則姻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
瑕猶或見容向日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也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

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善曰漢書列侯宗室見

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敝良曰允信也不容

中亦不足空受也弊類介也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

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

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閹之內矣此皆往代

成鑿金可為善作寒心者也銑曰疏附謂里姓用賢也

宮明也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生伐謂呂霍等也以此為戒足為寒心戰懼也夫萬

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

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善曰韓詩外傳公道達而

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今以臣之才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善作心脊旅外揔兵權善

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國語注脊音脊也

書令為天子心春揔兵謂為王敦中領軍也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

禍可立待也善曰孫子亂則危辱威亡可立而待

禍敗佇立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善曰二相王敦王

可待也王隱晉書

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

王道守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

後為丞相翰曰二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

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善曰孝經君子之

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眾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坦然明白銑曰寮官也頗少也

坦然明白貌眾不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

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

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向曰愈勝

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則勝違實五臣無

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違患責爾實實字

仰覽殷鑒量已知弊五臣身不足惜為國取悔

善曰毛詩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文曰曰殷厚悔禍

也言厚觀前代之感度已必敬誠不惜身恐為國禍是以

慳慳口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

五臣屏營不知所厝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

作懼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翰曰慳慳誠也察以臣今地不

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父臣之罪又積矣歸骸

私門以待刑書善曰漢書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尚書

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銑曰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願

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善無則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鑒察日

薦譙元彥表善曰孫盛晉陽春秋譙秀字

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

耕山數相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相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 相温字元子誰 國人為琅琊 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范齊 同善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左氏傳荀息曰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精貞也 良曰 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

之代則隱逸見昏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善曰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

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死邈 亦右以秉心矯跡以敦任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

三之節 善曰 國語晉武公伐潁共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今子為上卿辭曰成問之人生於三事之

始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曰曰三君父師也 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言士有執心擇亦厚君父之節 是故

五臣 作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

靜一流競 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

俗訓人不為奔競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

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 善曰東觀漢記 平 裂 善曰東觀漢記

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者聞 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 負卷舒圖劉淵林注吳都賦曰昆崙東南方五千里為神州

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世時有險難之道圯毀裂分 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存江南

之地故三 兔耳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善曰

鄭玄曰且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 良曰兔耳網 也詩云肅肅兔耳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 斯五臣無 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 有識之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善曰劉歆移書曰有識

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弃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也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臣昔

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善曰何法盛

次孟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柘橋軍敗而德請命鯨鯢喻李勢

也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

戮杜預曰鯨鯢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銑曰奉

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

梟首而平蜀也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

言思布大化浞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善曰左氏傳魏絳曰

夏政弃武羅伯因熊羆在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

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史

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

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吾盡

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其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

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二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

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

奮絕脰而死蠋音蜀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言庶幾思想此人於亡國之墟餘同善注竊聞巴西

誰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善曰易曰貞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混其

泥而揚其波潘安仁西征賦曰北有清渭濁波毛萇詩傳

淫謂相入而清濁異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意逸也揚舉

也謂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德之德在李勢之朝

善曰劉歆移書曰有識

良曰悼

善曰何法盛

善曰何法盛

銑曰奉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賢者顧瞻而哀也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凶命屢招奸

感相逼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

也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身寄虎吻危同朝露

武曰人如朝露向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而能抗節

王立誓不降辱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繫如

杜門絕跡不向偽庭進論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

免龍共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善曰漢書

莫遣使者奉至書大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

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尚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

矣日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王哉語畢遂不復

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百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

王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

說其言不強致之也良曰偽庭李雖園五臣綺之樓

商洛管寧之默遼海善曰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

公孫度令行海外遂志于遼東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翰同善注方之

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銑曰方比殆

秀之節也言比日美夫旌德禮賢化道五臣之所先崇表殊

節聖詰五臣之上務方人六合未康豺豕當路

遺黎偷薄義聲弗聞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

滋侈義聲不聞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良曰言時

不返當須振起道義武若秀蒙蒲帛之徵善曰漢書

者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濟曰足以鎮

靜頽風軌訓賢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

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善曰周書

言以禮徵秀必能鎮其壤風法教溥俗曰乃辨九服之國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解尚書表

殷仲文善曰檀道亦為晉陽春秋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王抗表自

解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風拂野林無靜柯

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五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入波動於壑驚風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林無靜也何者勢弱則受

制於巨力所蒸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

於臣寔所敢喻向曰勢弱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

昔桓玄之世五臣誠復驅迫五

逼者眾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

忘五臣以身殉國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良曰伯

遂乃宴五臣安昏寵叨昧

偽封善曰安昏寵叨昧

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

也晉中興書詔加

章祥

一曰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孰朝臣勸進玄遂篡位也
銑曰相玄進到姑孰舉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文作言
曾無獨固者
謂拒之也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教耳

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善曰鎮軍宋高祖也
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

言宜加重法以分忠邪善曰馮衍與
田邑書匡復社稷大弘善貸善曰馮衍與
田邑書

平山東右臣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濟曰匡正也
實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相玄反正晉之社稷廣為善以假

命人佇五臣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善曰楚辭
命力何固薛綜注東京賦成禮三驅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
前禽也良曰杼洩也三驅之禮去三向網而留一而者言

寬仁也謂用三驅之人淺滿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

以執系立維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執系立維以沒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執系之

謂不解尚書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

是視善曰是求餘無所顧也左傳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

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之理為尚書以力効軍旅也是以備院從事自同全

五臣人善曰毛詩何有向無備院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
作令人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

闕也向曰備院俯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今宸極反

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

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善曰公羊傳
撥亂反正莫近

於春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周

易曰品物咸亨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
章皆舊太

平之時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善曰尚書
曰予心顏

厚有忸怩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以此厚愧之居尚書之次序違謝闕庭乃心愧

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

變謹拜表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

善曰晉書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可備銑同善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詩曰君河之湄

向曰振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君河之湄向曰振

整揚舉選行也湄水涯旌旗類

左氏傳魏絳曰戎伙事晉諸侯威懷入口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王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州為雍州濟曰屈

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

河流遄疾道阻且長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

加以伊洛榛蕪津塗又蹇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

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

始以今月十二日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

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

鍾簾

五臣作虛

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

善曰毛詩曰

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鞠為茂草

禾黍也

厯重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

日

善曰潘安仁西征賦曰街里蕭條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

奉謁五陵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平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

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平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

日憤慨交集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

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

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

憤慨悲 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善曰沈約宋書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

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 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

既備蕃衛如舊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疇 良

日繕脩也謂脩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善曰遠慕

祖兼復慰安陵廟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

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

冲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

侯 銜 同善注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善作 所先念功簡勞義深

追遠善曰王隱晉書衛權上言曰崇賢舉善而致用彰謝承後漢書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惟

帝念功論語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向曰崇重注

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

思遠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没而彌

著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濟曰司勳官名王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

者身没之後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五臣無 臣

劉善無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

勤庶政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贊謀臣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 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 良曰協台也義始謂初起

義兵得穆之合佐竭殫猷道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勤軍旅

之 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僨俛也 良曰言

於軍旅之中心盡謀慮力盡行陣

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贊百

揆翼新大猷善曰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若時登庸又曰納于

百揆毛詩匪大猷是經惟遜言是聽銑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陽

長布奏以度百事輔新君之大道項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

動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

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志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

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善曰蜀志偉度姓胡為諸葛亮王簿故見褒述尚

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

司榮哀既備寵靈已泰善曰論語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曰遠

啓疆曰寵靈楚國良曰生榮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

創艱患未弭善曰王隱晉書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翰曰草創初始也

謂相玄作亂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

寧山成善曰沈約宋書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闡之志勸盧循

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周易曰地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出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寧也銑

曰虞度殺衆荐重也外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

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向曰勿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溢備也言穆

之善言善謀痛於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

馬

莫見其際善曰穀梁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

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謗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

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事隔於皇

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五臣所以陳力一紀

遂克有成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晉子

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

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善曰左氏傳

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傳毅明帝須

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

君命也故無也言無比復謙居寡守之彌固善曰易

人不能安濟軍國之事復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復得其位也銑曰每議及封

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善曰

三輔決錄茂陵馬氏代龍象茅土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

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封

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士宇

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善曰

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臣契

閭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善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翰曰契關勤苦

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由宋公為

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為齊明皇善無帝作相善無作讓宣城郡

公第一表善曰蕭子顯文月書明皇帝始

侯廢鬱林王海陵

任彥升銑曰齊明皇帝各為初立弟昭文文

受後廢

臣鸞五臣言被臺司五臣無召以臣為侍中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五臣作

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

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善曰母立於陵表曰禹高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

記李通上疏曰臣經

術知淺智能空薄

人之慈善曰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知

之漢書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弟

也家人當家善無帝情等布衣寄深同

氣善曰蕭子顯齊書出祖武皇帝諱順字宣遠太祖長子

表曰與國分形同氣夏惠共之齊曰世祖

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氣親之也武皇大漸實

奉話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推幾毛詩曰其維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

偏善作識量已善曰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

如自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

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教鑑量已知弊翰曰言

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

我備識之材過量實其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

已之分蔽暗也於玉几之側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曰王崩

執衣於庭而王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善曰

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末命臨終之命也雖嗣君弃常

獲罪宣德善曰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

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濟曰嗣君鬱林王也漢書太后召昌邑王

林王也弃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王室不造職

臣之由善曰毛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

善同翰註翰曰漢東牟侯與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博陸侯霍光

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

無道以太后命發賀賀曰天子有爭位不失天下光曰臣嘗

負王不負社稷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疏

與被同今空懷此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士未

無救王譏之言善曰曹真求自試表曰噴土未乾而身

乾訓誓在耳善曰曹真求自試表曰噴土未乾而身

耳銑曰言四海聞發王皆歸各責於我陵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善曰謂鬱林伯憂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

於此也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善曰毛詩曰發言為厲誰敢將何以肅拜高寢虔

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善曰左太冲吳都賦曰

表曰園味幾於新采左傳楚遠故疆日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圖尚書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濟曰肅虔皆敬也高

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也悼傷也言寧容復徵榮

於家恥宴五臣作晏安於國危善曰晉中興書下壺表曰

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傲遮也家恥驃騎上

謂嗣君奔常也晏亦安也國危謂鬱林發後也

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善曰漢書霍去病征

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柏上將之元

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鄭氏毛詩

箋曰儀刑則刑法也銜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公上神

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下儀飾刑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善曰周禮曰司會

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置秘書令

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向曰今之尚書古

稱司會為王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各掌且虛飾寵章

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

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且善曰王隱晉書武

虛飾詩曰予曰有禦侮齊曰寵章謂封侯也但命輕

禦侮謂為驃騎愜可也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得

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善曰戰國策

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

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之遠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

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

之變吳志周勳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

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

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

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鴻毛矣貫辭一官不減

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尔

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

讓善曰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家語

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

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婦左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

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為已

與國親是同一體不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

為假飾而求讓名也

近甸奄有全邦善曰越為期不敢聞命善曰

論語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路氏晉侯賞相子秋臣千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銑曰均同匡正隕沒越墜也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終不敢受也

誠彌

善作必字

固永昌之丹慊

善

獲申

善曰城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

子太山人也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何法盛穎川吏錄亮字元規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懇

信也慊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

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濟曰綽寬裕優也

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右且也且以我

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

謹附某官某甲奉表

以聞

善有臣諱誠惶以下六字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曰范雲字彥龍與

柔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入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其當為我所雲為兄翰曰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封霄

王臣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為心

頽無措臣雲

中謝

五臣

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

善曰張載贈東子次詩曰輜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翻 既進
口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翻猶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
謝中庸退慙狂狷 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在者進取
俗者有所不為也 向曰中庸謂中常 固嘗鑽厲求學
之人任消洋在也慙謝皆謂不及

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二冬靡就 善曰 漢書
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兩籛不如
一經法言曰童子雖虫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 濟曰鑽先王之道勉傷於學不能精
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靡無成就也 負

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僑胙齊楚徒知貧賤 善曰
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
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 史記虞卿躡躡躡
登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
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辱而適秦禁耳安在
而不得吾貧賤乎 長曰蘇秦負書游說於
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躡踏僑胙也 既而分虎出

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善 意 茲以興諺曰
漢書文紀 丙與鄧守為銅虎符其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
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小
漢書曰景勝之持斧逐捕盜賊 周禮八命作牧范擘 後
漢書吳佑父叔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
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
以謗王陽以衣囊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翰曰漢
儀邵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侯有力賜以斧
錢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以意立可治瘴氣遂取一
事特還時人以爲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只太
守而被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曰
解落 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兩山又曰
之逸 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故辭勃以
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贖骨示之曰以公主為盜勃既出口
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
顧望除名為民 東觀漢記馮敬通發於家取安北地任氏女
為妻忌不得畜養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 銑曰古得罪之

善曰張載贈東子次詩曰輜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翻 既進
口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翻猶轉翼之用言我無此能
謝中庸退慙狂狷 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在者進取
俗者有所不為也 向曰中庸謂中常 固嘗鑽厲求學
之人任消洋在也慙謝皆謂不及

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二冬靡就 善曰 漢書
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兩籛不如
一經法言曰童子雖虫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 濟曰鑽先王之道勉傷於學不能精
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靡無成就也 負

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僑胙齊楚徒知貧賤 善曰
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
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 史記虞卿躡躡躡
登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
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辱而適秦禁耳安在
而不得吾貧賤乎 長曰蘇秦負書游說於
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躡踏僑胙也 既而分虎出

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善 意 茲以興諺曰
漢書文紀 丙與鄧守為銅虎符其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
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小
漢書曰景勝之持斧逐捕盜賊 周禮八命作牧范擘 後
漢書吳佑父叔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
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
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
以謗王陽以衣囊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翰曰漢
儀邵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侯有力賜以斧
錢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以意立可治瘴氣遂取一
事特還時人以爲南土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只太
守而被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曰
解落 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兩山又曰
之逸 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故辭勃以
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贖骨示之曰以公主為盜勃既出口
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
顧望除名為民 東觀漢記馮敬通發於家取安北地任氏女
為妻忌不得畜養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 銑曰古得罪之

人皆看緒衣虜獲也言其執法若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井曰操春及之事而以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為送樂

半亂離斯瘼莫欲以安歸
善曰社于盜跖謂孔子曰善曰社于盜跖謂孔子曰

詩曰亂離瘼矣受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去書以上壽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趙

壹閉門知掃非德不仕也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夏也

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善曰秋與賦曰耕東臯之沃壤

輸黍稷之餘統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漢揚僕上書曰亦為關外人也揚雄有宅一區

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阜北陸照日之地良曰臯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山前陽濟門外也

區謂雲宅悵望失志稅鍾阜鍾阜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善曰揚

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
善曰漢書曰疎廣字

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

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娛言我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

折艾燔枯此焉自足
善曰謝承後漢

都釣魚大澤折艾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又曰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醅燔乾魚飲然樂在其中矣

附八百不謀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

坐也枯乾魚也

是曰暮春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

歲之統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爰以祭下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臣豐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

臣豐五作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信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觀魏都城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周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時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向曰豐際也離心謂如糾臣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而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

獄

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顧已

及躬何以臻此

善曰孟子曰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謳謂者不謳謂堯之子而謳謂舜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濟曰獄訟之事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哭謂廷也揔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

政當以

接閉白水列宅舊豐

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也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高祖同居豐邑雲與梁武居山相近故云也

忘捨講

之尤存諸公之費

善曰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安時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就以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給諸公之費良同善注

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臣雲謝中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

猶難善曰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各錄曰在知人禹曰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銓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也替廢也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

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善曰孫綽子或問雅俗曰

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

士類其獎技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技士者咸稱許郭也向曰繼

執言達識者多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善曰習鑿之幽襄陽耆舊傳

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

膏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

人不亦眾乎濟同善注

幼天機暫五臣發顧無足算五臣作筭善曰魏志

異王基於童幼莊子蚊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

然也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

未聞得失也偶有晚察童幼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遠落善曰魏志曰毛玠

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

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

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

萬里勢也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

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遠落而不

相及齊季陵遲官方淆亂善曰毛詩序曰禮義陵遲

也銓曰季末也陵遲零落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善

也銓曰季末也陵遲零落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善

也銓曰季末也陵遲零落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善

不綱謂無綱紀也
金章有盈筭司之談華貂深不足之

善曰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
歎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謔曰貂不足狗
尾續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文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
王倫為亂謚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言小人在位者眾故云

此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向責成斯在

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淮
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良同善注豈宜妄加寵

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完成寵章求之公私授

受交失善曰董巴輿服志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
金鑄附蟬為文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

闕乏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章章
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近世侯者

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善曰漢書
蕭何以丞相

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鄴侯范曄後
漢書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
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
位封鄴侯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

給并武軍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或制勝帷幄

或門人加親善曰漢書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云自吾

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鄴侯向同善注或與時抑揚

或隱若敵國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
抑揚勝不免肯禮義是剗通為稷嗣君東

觀漢記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結
檠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向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嘗嗟曰強

人隱若一敵國矣封漢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東觀漢記傷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
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鄧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

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

如栢榮善曰東觀漢記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
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

德侯東觀漢記曰相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

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齊曰卓茂為密令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

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

祠非列侯故曰小侯濟曰紀錄也餘同注

所附唯在恩澤善曰五侯王氏也漢書成帝封舅

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頓

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

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善

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在於此

既義異疇庸實榮乘儒者雖少人貪幸豈獨無

心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壽爾庸後嗣是膺翰曰壽

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

農而仕善曰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

而轉輪東方朔成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銑曰諸乃

生書生也素謂朴素之業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乃

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出興儀刑多士佞裁元

凱任止牧伯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法字玄平善言玄理為

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太史左傳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曠散禱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

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

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

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言遠祖之任淺於元

凱止及刺史而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

已牧伯謂刺史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

連善曰秉執所富者義所乏者五臣時善曰富義

也高尚不仕也魏都賦曰閑居隘巷室迹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

之載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漢書文帝曰

惜李廣不逢時濟曰富義謂富薄宦東朝謝病下邑

於道也所乏非時言當太平之時先志不

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臣五

爾善曰劉璠梁典齊永元初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善曰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

之為國子博士梁書大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雖

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

未為速達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

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

慈明獻帝即丘董卓輔政徵爽欲道吏持之急不得去因

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

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翰曰車千秋自園寢

即論及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從徵時及臣雖

登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

不可不敢妄冒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

富損國棄身亦知不可陛下不棄菅蒯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

麻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

無弃惟悴向曰菅蒯草各可以為索雲自喻也言不以

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

素志無復貳辭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

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意逸之言聽覽矜五臣臣所

乞特迴寵命則羣章載穆微物知免善作臣今

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善

臣雲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尊寵

之命言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於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瓛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瓛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銑同善注

任彦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拱手永為逸樂方之疏壤取類道甘川

善曰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伏惟

陛下道隱流績信充符璽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黃紕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冕字統古纁字義並同

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濟曰旒以蔽視

也璽印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善曰漢書爰盜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

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聘六飛馳不測老

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良曰言今塵迹與之同

白駒空

谷振路馬在庭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

容反止亦有斯容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猶懼隱鱗

祝藏器屠者保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問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物色關下

委裘河上

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李老子西游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

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神而趙襄子信
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 神仙傳河上公莫知
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 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誦之

兼采

善曰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濟曰製裘非一狐之

皮求美必兼采眾味 而善無 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善

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尚書禹作司空并作后稷

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丹九官 良曰大禹以五聲聽理三官也詢問

也九工謂九官謂六府二事之官 寢議 五臣 廟堂借聽

輿阜

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 左傳晉侯听輿人之謂也

臧僖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 翰曰廟堂謂貴臣輿阜賤士也 言寢息卿

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

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職也禮記曰子小人行險以徼幸徼古堯切 銑曰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 言欲所任

入皆取實材而絕徼 僕微倖備苟且也 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善曰

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王隱晉書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向曰

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

貌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立英俊沈下僚 濟曰

僚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貌陋而不用

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

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翥字思晦

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

為為騫碑亦云 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善曰王祥 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 沈約宋書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 尚書宣重光 晉中

興書使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也
王祥以下至暎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
內所推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皆
美也

氣 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善曰臧榮緒
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歌德禮曰以樂德教國
子中和和祗庸孝友 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

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

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故以暉映
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尔 銑曰言暎俱有之

先達領袖後進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
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向曰暉映光明也領
袖可為人之儀則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善曰韋昭吳

妄交遊門無雜賓 漢書班彪幼與兄嗣共遊李家有賜書
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

言暎家 辭賦注月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
亦有

親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 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
持論過之 臧榮緒晉書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

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其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
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不

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良曰 養素立園台階虛位
謝宣遠送孔令詩曰逝矣將歸安養素克有終 翰曰素朴

也台三台星王三公也言此人守朴立園則虛三公之位
庠序公朝萬夫傾望 五臣作首 善曰孟子曰夏曰校

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銑曰言使
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 豈徒苟令

可想李公不立而已哉 善曰臧榮緒晉書 荀顛字景

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
見表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

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
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向曰言暎繼祖父之德

亦如 前曹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二十五 善

是 王今

字僧孺 三字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

成學 善曰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六歲

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

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 吳志闕澤字德潤

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讀亦備矣 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

言棲意儉約思至靜遠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

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 孫氏世錄曰孫

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 漢書路溫舒取澤中

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

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 良同善注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 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或問雅俗曰判

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

之雅俗矣 翰曰言古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善曰胡廣

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 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

皆補盜王政者著之南宮 以為故事 銑同善注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善曰

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山

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

說趙王抵掌而言 向曰 豈直鼷 鼠有必對之辯

抵掌謂擊手也餘同善注 善曰摯虞三輔決錄 竇攸舉孝廉

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鼷鼠也

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

文士傳 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

司空張華以問東哲哲曰此明帝頭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朝廷士庶皆服其 博識 濟同善注 暎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

對不休質疑斯在 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謹言訪

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

衷曰質問也 良曰言陳進益於俗 並東序之祕寶瑚

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 善曰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京典引曰

璉之茂器 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

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翰曰東序講道之處祕 誠

寶奇珍也 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任 論語君子不以言

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善曰 舉人不以人廢言解朝曰鄒

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

資 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善有云

為褚詒議秦讓 五臣無 代兄龍表封表 善曰

顯齊書曰褚秦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 蕭子

東郡表讓封貢子齊詒許之官至前將軍卒 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蕭本辭多冗長

向曰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 兄貢襲爵秦既長大貢上表請歸封於

秦天子許焉而秦上此表讓於貢也

任彦昇

臣某言 五臣有 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

貢 所請以臣龍表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

錫 士字臣貢世載 五臣作 承 五臣 家允膺長德 善

蕭子顯文月書 褚淵長子貢字蔚先官歷教騎常侍上表稱

安讓封與弟秦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大世載德韋昭曰載成

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也 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

也勳功錫賜也士字謂南康郡也卿大大稱家允信 而深

墜止足脫從千乘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

賁有止足之臨金視所 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

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 善曰左氏傳

以國讓仁孰大焉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疎遠而誤萃聚也庸薄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心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志終無二心

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善曰東觀漢記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

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勃家承命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

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穉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

東海陽任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咸之基可謂智乎為感悟垂涕乃遠就國銑曰張純先

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丁穉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因門

生鮑駿讓之鴻乃感悟因還就國此理屈也且先臣以太宗絕緒命臣出

纂傍統向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

隕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太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

赴謝車騎葬還詩曰藉藉既掩葬終天隔幽壤潘岳京

日今奈何方一舉絕終天而子不反也向曰先臣謂父

太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良思此情觸目則心摧慙矣

使貴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善曰左傳吳

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濟同善注

賢善曰左傳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王社稷若奔德不讓是發先君之舉豈曰能賢是廢德舉豈曰能

素引此以存讓良同善注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

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善曰曹大家驪賦曰復丹款之未足

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窟草澤以遂已志不任善作

丹慄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善作以下一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蕭子顯文月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銑司善法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

口必資不刊之書

善曰尚書曰彰善瘴惡樹之風聲應左傳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向曰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 而藏諸

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善曰司馬遷書曰漢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列啟七洛曰考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

書積如山故尚則延閣廣內秘書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曰錄 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

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紀曰鄆善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意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良同善注

由是崇

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 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之以為夫子是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善曰尊主謂伊尹也 取其君不如堯舜書曰昔元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取若撻于市禹亦聖帝故連言之 銑曰伊尹取其君不

言禹者變文也 故精廬妾啓必窮鐫勒之盛君

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

顏善曰東觀漢記云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大丘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勒碑頌况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

故大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

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

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始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

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

尊主配天則與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

周公同功也

道退無苟利之專

善曰尚書曰尔有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公羊傳大夫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左傳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蕃謂為刺

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五教以倫百揆

時序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

業述作之茂五臣作義善曰孟子舜聞一善言見一

之謂盛德謝承後漢書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銑曰謂人有

一言一行之善者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

無得而稱焉善曰周易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曰在家何業最樂蒼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向曰言小才能之

人非大道兼濟之事且獨樂一人之云云忽移歲序善

善者亦不得可稱而况大者乎

詩曰人之云云鳴鳴東徙松檟成行善曰言成王未知周

云邦國殄瘁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鳴鳴以

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

以遺王名之曰鳴鳴焉說死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

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

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

子胥曰樹吾墓檟濟曰松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

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善曰蕭子顯齊書子良為

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大

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良曰僚官

也人蓄油素家懷鈇筆善曰揚雄書曰齋細素四尺

鈇筆行誦文書翰曰蓄積也油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素縮也鈇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善曰景山謂嶺也

昔晉氏初禁立碑

善曰景山謂嶺也善曰景山謂嶺也

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翰曰景山謂嶺也

高山仰止也言潘府士女皆自積廉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

思慕願欲立碑魏舒之云亦從班列五臣而阮略既泯故

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作之者反蒙

嘉歎善曰陳留志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

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

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銑曰晉時令諸墓

之碑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至於道被如仁功叅

徵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善曰論語桓公九合諸

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徵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向曰彼及也言人有大功如管

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

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

善曰褚淵碑即王人險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嚴薨贈丞相南陽水滸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為文 齊曰執述也言竟陵王賢與諸同迹親與嶷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 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

其林不駐蹕畢長陵輜由軒不知所適

善曰禮記曰

輜觀乎之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今日敢有去柩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乘門見二臣之隴感焉 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也禁謂不許也駐蹕止行也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輜軒使車也使采異方之言無 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

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一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

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 左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碎 翰曰閭里門也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弘大弛廢

也言我逢齊網之寬廢林宗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

慮先犬馬厚恩

不答而弊

五臣作敝 惟毀蓋未

螻蟻珠襦玉匣遽

飾幽泉

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豈虞自飾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

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厚葬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葬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鏡甲連以金縷皆縷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鏡曰壽藉也螻蟻蟲名雲自方犬馬故云此 襦衣屬匣首縷以珠玉飾之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籍縷蟻而太平已在幽泉 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

比陵

謂竟蔽塞也微物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

陵王葬處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

頂

一作立峴

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善曰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

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

二沈萬山下 一沈峴山下 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

臧榮緒 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 都督雍涼

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

言其遺愛如此 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

覲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餘同善注

不自宣 善有臣誠惶

以下五字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